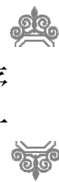


崇禎本序 跋



序一

自古稱不朽之業有三，曰：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然果如是之畫為三等，如玄（一）黃黑白之殊類乎？非也。蓋人未嘗生而有功，生而有言，惟此德命於天，率於性。明此者謂之精，誠此者謂之一。惟明故誠，惟精故一，是謂聖賢之學。學至於誠則有以立天下之本，一則有以盡天下之變。德也者，功從此托根，言從此受響者也。惟學之人德未至，即身奏一匡之績，祇成雜霸之勳名；即文起八代之衰，終屬詞章之小乘。故上下古今，伊、周之後無功，六經之外無言。非無功與言也，德之未至，即功與言不足稱也。

先生從學絕道喪之日，獨悟良知之妙蘊，上接「精一」之心

傳，就不睹不聞之中，裕經綸參贊之用。舉世所謂殊猷偉烈、微言輿論，不必分役其心而已。實有其理將見富有日新，自然應時而發。戡亂定變，人所視為非常之原者，先生唾手立辦。使世食其功而絕不見搶攘之迹，斯名世之大業也。創義豎詞人所稱獨，擅制作之林者先生未嘗過而問焉。不外日用之雅言，而備悉夫繼往開來之緒，斯羽翼之真傳也。德立而功與言一以貫之，此先生之獨成其不朽哉！

世於先生之學，未能窺其蘊奧，故慕先生之功若赫然可喜，誦先生之言若澹然無奇。譬適滄茫者不望斗杓為准，與波上下東西南北，揣摩嚮往無一或是。而先生之為先生自若。人惟學先生之學，試升其堂焉、入其室焉，而後知先生之不可及也。後知不可及者之其則不遠也。性命之中人人具有一先生焉。人人具有一先生，而竟無一人能為先生，先生於是乎獨成其不朽矣！

余以蚶蚶之質，仰羨蟾蜍之宮，每讀先生之書，不啻饑以當食，渴以當飲，出王與俱。然行役不常，苦其帙之繁而難攜也，

因纂其切要者，分為三帙，首理學、次經濟、又次文章。便儲之行笈，時佩服不離，亦以見先生不朽之業有所獨重云。

同邑後學施邦曜頓首撰



序二

性命者，務華之所迹。膽壯於標元，而氣怯於擔荷。將但使勞士鼓行，僨轅敗轍，則又數數也。正心誠意之談，未卽便興宋祚，然濂洛關閩後世宗之勿替，豈非根本之地不宜少主人翁哉！夫孟子所謂「盡心、知性、知天、立命」，實與中庸之「至誠，盡人、物性，參贊化育」之語互相發明，則又何疑王文成先生之直指良知，不可以印合聖真開引來學乎？是鏡是燈，卽光卽照，拭之燃之，完其固有，得一萬畢，信非虛也。而先生以是出之經濟，其所條畫區處，種種合宜，節節奏效，人視以為震世奇勳。若以靈光一點，澹然周應，左右逢源，則固尋常穿衣吃飯事耳！

更何需播弄其精魂，雕琢其章句，以吾心之日星江河，役之於涓流燭焰也者。

余幸得先生全編，焚香山寺中，敬閱返照，恍見先生之所以示人，卽人人所自有。而「知」何以非良，「良知」何以不致？孟子不言「失其本心」耶，中庸不言「不誠無物」耶。誠之至，心之盡，人世應為難為之事業，不可從穿衣吃飯做耶？因書數言，以質之四明施公祖。蓋四明公莅閩漳八年，其冰心石畫，福庇於茲土者，意學問淵源有所從出宛肖。而是編卽四明公轉別時取以示余者，乃今知之矣。性無歧分，身有前後，且得不重美姚江哉！

閩九皋居士、後學林鈺盤書於退思精舍

序三

王文成先生起東南倡學，繼往開來，得未曾有。而以其學見之匡朝定國，靖大難、建大功亦得未曾有。蓋明興二百年來一人

也。然先生之學如暗室一燈，而同事者疑其學；先生之功如擎天一柱，而當事者忌其功。乃先生不以此介介也。越數年，而妒口稍息，始論次先生功，錫康侯印如故事。又數十年，始表章先生學，大者雍容樽俎稱素臣，次亦不失庚桑之社，於是先生學術始大被於天下矣。

今海內學士大夫，得先生片楮隻字，不啻彝鼎欽而著蔡肅之。吾漳僻在海隅，罕覩全書，閒拾殘篇僅啜一臠，殊為恨事。四明施公敏而好學，公餘取先生全集而詮次焉，分理學、經濟、文章，凡十五卷，付諸殺青，與世共寶。可謂姚江之功臣，閩南之教主矣。昔人稱「德、功、言」三不朽。我朝名碩蔚起，淵嶽其心，麟鳳其采者，背頂一相望，要以鳧短鶴長，遂成鼎足。若夫函三為一，則先生一人而已。

夫以先生之忠肝義膽、偉畧殊勳，雖善妒者不能掩其蛾眉。獨學問未易窺測，猶有堅白同異之疑，甚有詆先生為偽學者。嗟乎！使先生之學為偽，則荀卿升堂，揚雄入室矣。今諸編具在，

試取一再讀之，皆實理實事，根命根性，真足津梁來彥。治鑄稗官，至陰符之謀出天入地，社稷之功震主驚人，直先生之塵垢糝糠耳，豈關先生至極哉！

昔夫子之贊黃帝曰：「生而民得其利百年，死而民畏其神百年，亡而民用其教百年，故稱三百年。」先生去今未百載，而嚮利有德，尊嚴若神者，已遍於窮谷遐隄，過此以往教化翔洽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可也。施公與先生同里，聞知有自，而先後莅漳，鐵面冰心，十年如一日。每見其訓士諭民，及與縉紳大夫相切劘者，皆原本道德之意。而遭水旱之厄，撫字有方。值寇盜之訃，方圓竝畫，實與先生之安民和眾、扶危定傾同一靈變。詩云：「唯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。」公之於先生也，蓋其似哉！人但知公之飲冰茹蘗一塵不染，而不知其自治郡以及分守潢池，無日不弄兵。其間經緯武文，翕張操縱，安反側之心，而妙折衝于談笑者，皆在不見不聞之地。公不以告，人未之或知也。雖然有文成之人，縱無康侯之錫，而文成自重。公固學文成之學者也，為召、杜而

有餘，為韓、范而無不足。天下為己任之人，即志不在溫飽之人。公不負所學，必不負天子。余以其生平所討論，合之服官所展布，竊謂他日姚江當有兩文成。毋云「退然不勝衣軍旅未之學」也。

賜進士文林郎、侍經筵吏科都給事中、前奉勅巡視城河工程、持節

冊封周府後學 顏繼祖撰

序四

陽明先生之文大行於世百年矣。四明施公臨漳海而歎曰：「文成之功起於汀、贛，自平漳寇始，今圖潢池何多日也。」於是悉取先生集手評之。其奏議、公移，自立朝而虔州，訖思、田彙為一編。既而曰：「先生雖在兵間，無刻不論學」，復取傳習錄為一編，置於前。其餘詩文尚多，別為一編。

儒者多不習兵，家守師說者，不能自遣一詞，往往為詞章家所笑。先生即與顓門較，猶足與何、李竝時，壇坫與青田竝代稱

兩，文成也斯兼之矣。然而以兼歸先生，先生不受也。先生之言曰：「止此良知更無餘事。未發之中以位以育，立天下之大本而已，何三之與？」有曰：「良知即未發之中乎？」

曰：「良知善知惡易知耳，良知前無未發，後無已發。」此處未易信，及疑良知有所不知，必待多學多識；疑良知尚落知識，別求無聲無臭。理學也，經濟也，文章也，其弊皆求之良知之外，至於的然則已矣。的然者，迹也，迹豈能兼哉！責絳、灌文，責隨、陸武，其品固也。謂功業如諸葛武侯，忠誠如司馬溫國，猶為不著不察，是經濟盡無與乎理學。謂濂、洛、關、閩、軼唐絕漢，而不能遏胡馮之南也，理學復無與于經濟歟。

學者方幸文成生平開天靖難之後，以文臣擒叛王，功在社稷，有體有用，可無疑于天下後世。然而持兩之疑，無將之疑，偽學之禁，亦同考亭異端之目推及子靜，其故何歟？信心者不問迹，徇迹者難語心，疑其功並疑其學，疑其學則一切立功、立言，吾將誰使正之！故論學於有宋諸儒之後，不得不揭「良知」兩字為

千古聖賢滴骨血。而今日又欲以「無已發未發處，為良知滴骨血」。知此者，不言而喻，不易乎世，不成乎名，兼濟萬世之功無加損焉。其不知者，豈惟宋之理學無與經濟，雖攝相三卿，亦成何事？設使伊、萊不生乎三代，呂、散不遇於今時，天地間豈復有完人哉！

爾來漳海多故，亦向者虔州一時。四明公每過余，焦然談海上，輒及桶岡、涑頭時事，因舉文成在三涑有一平山中賊易，平心中賊難」之語，遂相與劇論文成之學。其論文成學未嘗不及宋諸儒，先而尤反復於紫陽，幾同幾異，幾疑幾信，蓋數十往復，然後相與釋然。今評是編，亦其反求諸躬，參諸行事，論其世然後詳說之。非高談影悟，鼓吹先正，苟讓當仁者比。昔文成反復紫陽定論，必求針芥於良知而後已。今四明公反復陽明定論，究其指歸，亦必求針芥於紫陽而後已。兩先生者，皆過化吾漳，其定論皆孔氏堂室必繇之徑，其趨則一。今之宗姚江者必誦考亭，宗考亭則疑姚江，疑其學且甚於後其功。是編也，可謂忠於文成，且使吾漳再見紫陽矣。

百年以來，推明文成之學者，多出文成之鄉。同時有龍溪王子，龍溪之後有海門周子，有石簣陶子，今又有四明施公，姚江之澤，亦既長哉！

時崇禎乙亥七月乙卯，閩漳後學王志道序

序五

不肖惟才，在諸生頗厭時趨，而喜閱先正文集，以想見生平。若陽明先生文，則尤旦夕不釋手。蓋先生一書，備三不朽，故國朝稱盛德大業首推先生。而不肖才家稽山，望姚江一派在襟帶間，興會所至，讀其書不覺親切而有味也。然自釋褐來風塵鞅掌，於此編稍疎。昨冬以莆李代漳事，得日侍四明施公，每論及文學、政事，輒極口先生文為第一義。且出其手錄，有理學、經濟、文章三集，搜覽之餘又加以精評。其於良知之旨，隨地圓照，而若人人可以承當者。不肖才既恣觀其全，亦密窺其蘊，乃始喟然歎